

16

2227
Z69d

钟 鸿



诗 选

未了



华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梦 未 了

著作者: 钟 鸿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通县滨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24 千字
印 张: 5.875
版 次: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7-80039-970-2/I·548
定 价: 7.0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近日与中共北京市委老同志聚会时合影



1937年与母贺澹江

1937年在北京



1946年在兰州上中学时

1952年在上海参加
三反五反运动时



1955年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时



1987年重返改造右派基地“一担石沟”



1987年在京剧昆曲
振兴协会工作时



1988年在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工作时



1991年与三个儿女合影



1992年在苏州补拍《曹雪芹》时与导演岑范,演员于兰、李海燕等合影



1992年在深圳领取
《曹雪芹》飞天奖



1993年迁入新居时



1993年喜捧二子从加拿大带回之大虾



1994年与父亲在散步



1995年6月在昆明民族村游览时大象为作者戴帽

序

——梦的沧桑



五十年代的中期，我怀着羡慕、激动、惭愧、羞怯，以及幻想与狂热摇摇晃晃地走上了文坛。在一些文艺活动上，我与钟鸿同志相识。当时，她是北京市委文艺处的干部，是一位面色红润，眸子既大且亮的女同志。她的那股灵气与几分天真的笑容，以及作为市委干部所特有的忠诚忙碌的做派，给人以一见难忘的印象。

后来，我在《北京文艺》等刊物上看到过钟鸿的诗歌。她的诗和她这个人一样，清楚明白地投入现实而又充满美好的属于自己的革命知识分子味道浓重的幻想。

反右斗争一开始，一些报刊批判起她的诗来了，就是那首《冬小麦之歌》：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了。
冰雪封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就这么四句，到了那个难忘的五十七年竟然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而批了一通。这种荒唐使我永志不忘。我一直觉得憋气。于是我把它用到我的小说《布礼》里边，说成是主人公钟亦成的作品。也许我的初衷是为这四句诗说话，但严格地说，我的“借用”是一种侵权行为。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著作权的观念，顺便在这里向钟鸿同志及读者致歉。

反右一开始我就听到了钟鸿被“揪出来”的消息，只觉黯然。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也难以漏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们见面了。我还记得钟鸿的话，她几乎是赞扬地说：“这次，深刻呀！”她的这话，我大概也用到了

我的一些描写到五十年代那次反右运动的小说里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们在北京门头沟区一担石沟市委造林大队相汇合。钟鸿负责喂猪，每天挑着两大桶猪食，一股澹澹的泔水味。

几年以后，我们各自东西。我知道，她去梅剧团当编剧去了。临别的时候钟鸿说：“以后，就要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了。”这话使我觉得既欣慰又有一点点酸楚。这期间我还听说过她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愉快的变故，未知其详，我也不便于打问。

在我去新疆前，我曾与她告别，我已经记不清是我特意去告别还是正巧碰上她了。

就这样，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地过去了，我又回到了北京，叫做重返文坛，而且倏地一下子“红”了起来，红得让自己都觉得不忿儿。

然后，我得知，我现在住的房子，被钟鸿的继父语言学家黎锦熙住过。也是缘分。一天钟鸿来看了旧居，互道安好。

最近她送来了她的诗集《梦未了》，读之感慨万千。她的诗与职业诗人的高深、奇诡、

神秘与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不同，她实在是真诚朴质地记下了自己的淌血的心，记下了自己的在常人看来应该算是非常不幸的遭遇——政治上与生活上，一个女子能够受到的最不幸的事情，她都经历了。然而，她的梦——理想与追求、温馨与热烈并未了结，甚至在历尽沧桑、饱经坎坷，过了花甲之年以后，她的诗里仍然充满了对于人，对于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对于祖国大地，对于亲人、同志、朋友的无尽的善意和信心。她仍然充满了对于人生和事业的诗情、趣味与浪漫的感受。这应该说是——一个奇迹！然而她又一点儿没有咋虎。她的诗里虽然不无伤痛，但是没有绝望，没有消沉，没有玩世不恭，更没有浮躁乖戾的嫉恨煽情。她的诗，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她全做到了。她的诗里有一种纯洁和美好的情愫。这使我想起了我们的这一代人——这是真正的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主义者，在自己的青年时期接受了最崇高的革命理想与革命实践，参加了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同时也由于自己的年轻幼稚，由于自己

的辉煌灿烂的梦的一厢情愿，这一代人为新中国的曲折发展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与血泪的代价。代价愈高，就愈懂得应该警惕什么，防止什么，珍惜什么，宽容什么，以及不宽容什么了。

这就是钟鸿的诗，一颗受了伤的美好的心。

钟鸿的梦没有“了”，钟鸿的诗里仍然充满了一代人没有能以完全实现的梦、幻想、向往与追求。在为《梦未了》做序的时候，我充满了对于她的诗的理解、分享和对于她的祝福。

1995年6月12日

序

——为钟鸿诗选《梦未了》作

邰燕祥

人生就是跋涉。钟鸿的这本诗集可以说是一本跋涉之书。

不是指她四五岁时最初的记忆，怎样莫名其妙地看着父母在抱头痛哭后分手，怎样坐在唧唧呀呀的独轮车上，碾着坎坷的黄泥路回湖南老家，怎样在沦陷的北平车站，看日本兵用刺刀挑開箱笼、背包，怎样逃难过黄河，涛声如雷，羊皮筏子逐浪沉浮……那时候诗人还只是母亲翅膀下的幼雏，没有独自体验跋涉的艰辛。

诗集从1948年开始，她怀着美好的梦写